官版

七書講義

六韜三至六

九

口 13
3033
9

門口 13
號 3833
書 9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六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粮

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粮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
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
目詭符節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
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
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
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
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三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
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粮食
財用出入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技良裘之製非一狐之腋堯舜至治之世

上行下効若無賴於其臣也而舜之都命之際且有汝爲汝翼
之言有喜哉良哉之歌以王有帥師以立大功其可無輔助之
人乎股肱所以運也羽翼所以奮也既得是人則可以張吾之
威神而使人之畏慕也蓋虎之所以能使百獸畏者以有牙距
也鷹之所以能使百禽畏者以有爪掌也虎而去其牙距則虎
之威無所伸矣鷹而去其爪掌則鷹之威無所奮矣君之所以
能使天下畏者以其有股肱羽翼之臣也君而不得其臣則何
以成其威神耶是以大漢之興股肱則蕭曹爪牙則信布者蓋
欲借是而以伸其威神也武王未得若人而用之此武王所以
有爲之奈何之問也夫舉兵帥師以將爲命蓋將者民之司命
死生之所係也故舉兵帥師之際必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
一術此言爲將者貴知變也命在通達則以其能變通也通其

變乃可以使民不倦故爲軍之命者必通變而不可執一也法曰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不出於中人執一無權必不可與言戰也將其可執一而不通達乎術者奇正之術也法曰奇正皆得國之輔也爲將者必欲兩盡其術寧可執一乎至於用人之際則不可或拘其才故因能授職各取所長使得以盡其能而任其事才之大者則大用之小則小用之長於智者爲謀主長於騎者爲騎將長於步者爲步將凡此皆因能而授以職也至於驅之以應敵則又因宜而定其制時可用漢則示之以漢以爲之制時可用蕃則示之以蕃以爲之制凡此又因時所宜變化而應之以爲之制也紀綱者法度之謂也昔光弼之爲將也自牙將以下如廷玉惟正之徒各以能稱職者以光弼能因所長也至於應敵之際擒日越則留希德以野次克周摯則與廷玉惟正以鐵騎是又因時變化而以爲之綱紀也將之貴乎得人也如此故將之所資以爲股肱羽翼者凡七十二人自腹心一人謀士五人至於方士五人法筭二人凡十八職共七十二人官不徒設必取之天數而以爲建官之制天有七十二候而將置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所以應天道也昔者周之世建官三百六十員人惟見其三百六十也而不知成周之制取之周天三百六十度也東漢之世雲臺之像二十有八人惟見其二十有八也而不知東漢之制取之二十八宿之數蓋建官之法非有所私也必有所取象也其術如此亦必欲得其人以充其職使其人以治其事所以謂之備數如法也用人之道固在所盡而爲將之道不可不明故又盡其在已者而審知爲將之理命理者將理也以將爲命故謂之命理殊能異技此則人各得盡

其所長。而善於其職。若是則舉無遺事。故萬事畢。畢盡也。言可以盡行軍之事也。太公雖言七十二人之應。而武王未知其所用之人。故復問其目。所以求其職之所分也。自腹心一人以下。至於法筭二人。此七十二人之數也。蓋其職有詳略。故其人有多寡。此所以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至於或八或九。皆因其職而分之也。腹心一人。此則將之所賴以定大計者也。漢王之良平。蕭王之寇鄧。皆腹心之臣也。主潛畫計謀以應倉卒。揆度天心。消去時變。以其司大計之所定。故計謀在所總攬。而民命以之保全。謀士五人。此則謀主也。有智者皆可爲之。此田忌之孫臏。韓信之左車。皆謀士也。主圖安危慮未萌。此則論成敗之所在也。論行能。此則較人才之長短也。明賞罰。此則公馭人之權也。授官位。此則原用人之法也。決嫌疑定可否。又所以爲勝敗之政而收其成功也。天文三人。此則觀天象以察時變也。成周之際。有太史之官。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此則天文之職也。主司星歷。則以觀星辰之變動。候風氣。則以察時風之逆順。推時日。以觀其數。考符驗。以觀其證。按災異。以從其變。即是數者則天心之去就可知矣。故以此知天心去就之機。天之所與。吾則取之。所以應天也。地利三人。則擇地利以處軍。如衛青之張騫知地利者也。主行軍營壘之事。故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可與不可。皆聽從之。遠近險易之形與夫水泗山阻不利之地。亦皆知之。惟知地利。故不失其利。以至兵法九人。此則鞮鈐之士。曉兵法者也。彼惟能曉兵法。故可使講論異同行事成敗。此則論勝負也。簡練兵器。則欲便於用也。刺舉非法。則刑罰不用命者也。凡此者兵法之所該。故使之主之。通粮四人。此則運粮

食之職也故主度飲食蓄積通粮道致五穀以足其用使三軍不至於困乏以其能足粮食也奮威四人此則選鋒之士也故材力之士在所擇兵革之士在所論其奔擊之速如風馳電擊人不知其所出伏旗鼓三人此則勇力之士也故使之伏旗鼓明耳目蓋旗鼓軍之耳目也惟伏旗鼓故可以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所以惑敵也惟能惑敵故闇忽往來出入若神敵不得而制之股肱四人此則代舉復者也必其能力於治事也故主任重持難言代將任重難之事修溝塹治壁壘所以爲守禦之備通才三人此則智略之士也故主拾遺補過以輔助之應偶賓客論議談語以代應對之職消患解結以除危難之事權士二人此則通變之士也行奇譎設殊異則主爲奇謀以誤敵也奇謀所出人不可知故非人所識而獨運之於無窮之中故能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所以廣聞見也故主往來聽言視變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皆所當察故在所覽爪牙五人所以敵愾也故主揚威武以激勵三軍使敢於進戰可以冒難攻銳無所疑慮言可使之必往戰也羽翼四人所以張聲勢也故主揚名譽震遠方搖動四境以警攝之故敵可弱遊士八人此說士也故主伺奸候變以開闔人情使人心不疑觀敵之意以爲間諜是又因敵之情而惑之也術士二人此巫卜之職也欲假是以成其事故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此醫療之職也故主百藥以治金瘡痊萬病法筭二人此善會計者也故主會計營壁所以度地也計會粮食財用出入所以理財也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

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任官惟賢才爲國之要也.官之所任.必欲得人.況將之爲職.社稷安危之所係.萬民死生之所托.詎可妄愛之耶.必得其人.而後可以專其任.人不能皆賢.而有不肖者焉.此所以任所論也.其孫子之論將.有所謂智信仁勇嚴.孫子之智信仁勇嚴.即太公之五材也.又有所謂將有五危.孫子之五危.即太公之十過也.材則必勝.過則必敗.可不論之乎.是以晉謀元帥則必曰郤穀可.此以材論之.而知其可也.趙將趙括.其母力言其不可.此以非其材論之.而知其不可也.將之材有五.所謂智信仁勇忠皆材也.勇則敢於進戰.故不可犯.漢之李廣可謂勇矣.故虜不敢犯之.智則明於應事.故不可亂.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孰得而亂之.仁則有惻隱之心.故能愛人.李忠嗣亦仁者矣.不以萬人命易一官.非愛人乎.信則以誠相待.故不欺人.羊祜亦信矣.當時吳將且有安有鴆人羊叔子之言.則其不欺也可知.

忠者必一心事君而無疑貳故無二心裴晉公討賊誓不與俱存非無二心乎必備是才而後可以居是職五材既備斯可以將矣五者其與孫子之五者亦一律矣而孫子易忠以嚴者蓋人誰不忠而嚴者又治軍之所先也先之以智者蓋孫子言之始計非智不可也其爲過也有十焉勇而輕死至於懦而喜任人凡十焉勇而輕死則必無持重之心故可暴以激之如楚子玉剛而無禮是勇而輕死者也故可暴急而心速者必不能持久故可久以縻之若趙括之出銳撙戰可謂急而心速者也故可久貪而好利此則好貨者也故可遺之以賂若秦之崤關之將可謂貪而好利者也故可遺仁而不忍人則不欲勞其民故可得而勞之若夫忍於人而如張巡之殺人而食則不可勞矣智而心怯則必不能斷故可窘孔明雖知天下大計然謀多決少亦可窘也信而喜任人則內無所主而輕信人者也故可誑騎劫信齊人之言喜信人者也廉潔而愛人則其心懦故可侮苟貪而愛人若吳起則不可侮矣智而心緩則必不能速戰故可襲苟攸謂陳宮有智而遲此智而心緩者也剛毅而好自用則必無謀故可事之若項羽之剽悍則剛毅而好自用者也懦而喜任人則必不明於事故可欺雖任人而不懦如趙奢輩則不可欺矣將有十過用之必敗其可不詳論而謹擇之乎此十者其與孫子之五危亦大率相若也將之爲任難乎其人也若是故太公復言所以置將之道不可輕蓋兵者國之大事兵之所爲大事者以其存亡之所係也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實統是兵也兵有成敗則國有存亡故其命屬之於將將者國之輔也以其可以助國之威勢也先王得不重之乎惟將爲可重此置

將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其察之者欲其得人也其在孫子亦云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太公亦云者孫子之意爲舉兵者言也太公之意爲擇將者設也此太公所以置將不可不察爲言惟兵在於將故勝負係焉兵不兩勝亦不兩敗蓋天下之勢不兩立也久矣此盛則彼衰彼强則此弱不勝則敗二者必有一於此不勝不敗者必若河曲之戰秦晉交綏而後可也若泜水之役陽處父退舍子尚亦退舍而後可也不然必有勝敗有奇兵出踰境無十日之期必有勝負此言一舉之間成敗係焉奚待於久耶十日之間不能亡彼之國則必破軍殺將蓋以勝負成敗可以一見決也武王曰善哉蓋以其言之盡理故不得不稱善也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秉秉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以山濤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子簡以王濟之賢三十年而不知其叔湛夫親莫親於父子叔姪而有三十年而不知者況其他乎此武王所以欲簡練英雄知其才之高下而太公所以質外貌與中情而論之夫世固有硜中

而玉表羊質而虎皮者烏可以其外而信其中耶有大辯而若訥大巧而若詘者又烏可以其外而弃其內耶聖人亦智於知人者也而門弟子又皆其平日所相與周旋而講究者也其知之若無甚難者而聖人且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是則中情外貌爲難究也久矣況於素不相遇者一朝欲擇而用之不亦難乎嚴而不肖溫良而爲盜貌恭而心慢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與夫精而無情湛而無誠好謀而不決果敢而不能悾悾而不信外勇而內怯秉秉而易人若是者皆其外可取而內實失之者也不可以其外而信其內有恍惚而反忠實詭激而有功効嗃嗃而反靜慤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皆其外若無能而其內反有可取者也不可泥其外而弃其內惟其人材之相去內外或遠是以世之去取所見亦異天下之所賤者疑若可賤也而聖人之所貴者乃天下之所賤者也何者天下之所見者外聖人之所見者內也所見既殊故其去取亦異天下之所見惟不及於聖人此凡人所以莫知惟至明者乃知其極苟非有大明見者則亦何以見其涯際哉此無他中情外貌不相應所以難也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人雖有難知之情而有可知之理所謂可知之理果何在哉昔冀奉嘗上封事於元帝時謂知人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執

十二律而御六情.以參虛實.萬不失一.所謂知人之理.其在是乎.非也.夫子有言.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此正知人之術也.此太公所以以徵明之.問之以言.以視其辭.蓋未知其所蘊.則求之於言.言心聲也.情動於中.而後形之於言.問之以言.則彼必有所應之辭.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即是以觀.則其中之所蘊者可知矣.昔高祖於韓信.設拜之際.則有所謂將軍何以教寡人之言.此欲問以言而以觀其辭也.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則究其所以盡是變者.而以知其所得也.辭而或窮.則變亦有所窮矣.故窮之以辭.可以觀其變.昔孫武之見吳王.吳王既觀其書.而復欲試以勒兵.此欲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也.與之問諜以觀其誠.此又觀其所蘊之忠否.彼其果忠誠耶.雖間不入.此武涉蒯通之說.所以不能變韓信之心也.或以爲使

爲間諜.此食其唐儉之徒.所以身死於敵而不變也.明白顯問以觀其德.此其究其所操守.而明白顯問之.以觀其內之所存者如何.此光武所以以何願而問鄧禹也.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者.蓋人惟無貪心.則貨賂不可移.使之以財.彼既不貪則廉矣.以是求之.則有如張奐之廉潔者.必可得矣.試之以色以觀其貞.蓋人惟所守者正.則必不爲色所感.故以色試之.可以觀其貞否.以是求之.則有如吳起之貪而好色者.必可得而知矣.告之以難以觀其勇.蓋人惟敢於有爲.則必不擇事而安.告之以難.而彼無所避.則其勇可知也.以是求之.則有如馬援之矍鑠者.可得而知矣.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夫人內有所養者.則必不爲酒所惑.故醉之以酒.可以觀其態.彼不困於酒則賢矣.以是求之.則有如李布之使酒任氣者.可得而知矣.大抵觀其外.可

以知其內八徵既備則人之內外無所蘊矣故賢不肖皆得而知之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非禮無以得賢非賢無以制難昔高祖欲召韓信拜爲大將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呼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乃設壇場具禮拜之大抵不盡其禮不足以示誠不推以誠不足以感其心太公之所以告武王立將之道誠欲武王盡禮以感激之也當國家多難之際避正殿而召將所以示其不自居其

尊也.詔之以社稷安危之寄.所以重其責也.遂告之以所伐之國.彼有不臣之心.將軍其往應之.所以示其師出之有名而非已也.故曰應之而已.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所以示其敬.齊三日而之太廟.鑽龜卜日而授斧鉞.所以告之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立於阼階也.將入廟門北面而立.所以存答君之義也.君操鉞持首.授之以柄.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之以刃.曰從此下至淵將軍制之.其所以然者.所以專其任也.操鉞授柄者.取其有所執也.操斧授刃者.取其有所斷也.其任之既專.又恐其失之自用.故告之以利害之所寓.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故見其虛則進.是見可而進也.見其實則止.是知難而退也.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此兵法所謂惟無武進也.恃其衆而不審其謀.非武進乎.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者.兵法有必死可殺之戒.以受命爲重而必死於敵.此危道也.故勿以是而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懼其驕以失衆也.勿以獨見而違衆.懼其剛愎而自用也.勿以辯說爲必然.懼其爲敵所詐也.以至勞佚必以身同之.故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與之同.士卒感之.豈不爲之盡力致死.責之既重.任之既專.戒之既至.則受命而出者.得無所報乎.是以將拜而報.則必分內外之任.別軍國之治.謂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此所以別軍國之異政也.古者立將之際.推轂之間.告之以自閫以外將軍主之.自閫以內寡人治之.是則軍國之治.未嘗不分也.而將復爾云者.懼其掣肘也.二心不可以事君.言以忠報國.無有二心也.疑志不可以應敵.言以智決之也.既受命而往.專斧鉞之威以爲權.則必以滅敵爲期.故不敢生還.古之

人固有誓不與賊俱存如裴晉公者則不敢生還之說可驗矣
於是將又欲有以堅其君之心故又求君一言之諾君既許之
乃辭而行此甘茂所以指息壤以告昭王也君既任之專則將
亦不可不專故軍中之命皆由將軍而君命有所不受此細柳
之營吏所以有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之言也將權既專
則其志必一故臨敵決勝無有二心此魯山之所以願爲斷頭
將軍也任專而性誠宜其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
於後莫之或制也其說見於尉繚子將權惟若是其專故人亦
樂爲之用智者則獻其明故爲之謀勇者則致其力故爲之鬬
其氣之奮可以麾厲青雲其勢之疾若馳驚焉驚疾驚也兵不
接刃而可以服人戰勝於外收功於內吏遷其官士獲其賞百
姓歡悅以其可以慰其心將無咎殃以其行罰之當夫若是則
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以之安寧
武王一聞太公之言其効若此烏得而不稱善其在制吉兵法
於論大將篇有卜齋之太廟鑽龜卜日以受旗鼓之說有操鉞
授柄操斧授柄之說又有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之
說以至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其言大抵與
此同張昭之法必本於此也不然何以古者人君命將爲言其
終又曰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
不還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
于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茲非爲天下去愁嘆之苦而
人和故能然矣昔者文侯之將吳起嘗與夫人譙之於廟矣此
則得太公告廟之禮也衛伐邢師興而雨此則得周人伐商而
年豐之意也故衛人亦以伐商之說證之

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必有權欲知其權之所盡則必求其所以爲權者威也明也禁止而令行也皆將之所以爲權也武王欲求其所以爲權者故以何以爲問太公則具言其所以盡之者夫刑必欲人畏不威則何以使人畏賞必欲人勸不明則何以使人勸禁令必欲使人遵不審則何以使人遵誅之所以爲威者非在數誅也能誅大則可以爲威賞之所以爲明者非在數賞也能賞小則可以爲明蓋人莫不憚尊貴而忽微賤故於尊貴刑有所不加而於微賤者賞有所不及非所以爲威明也惟不憚權貴而大者有罪則必誅乃所以爲威也不遺微賤而小者有功則必賞乃可以爲明也是皆權極其所用故人服其威與明也至於用罰則尤不可妄加於人必審其可而後行則其爲罰也當矣故禁之必止令之必行是又權當其用而人必唯上之從故也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此言刑之當而可以使人懲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慄其所誅者寡而所懲者衆也烏得不殺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此言賞之當而可以使人勸故賞一人而三軍喜悅其所賞者寡而所勸者衆也烏得不賞李光弼北城之戰所以能使三軍爭奮死生以之者以其殺之足以震三軍而賞足以悅萬人也刺賊者立賜之絹不刺者立置之斬茲其爲

權豈不足以震三軍而悅萬人乎殺則貴大以其誅大則可以爲威也賞則貴小以其及小則可以爲明也殺何以見其貴大以其雖當路貴重之臣有罪必誅是能殺大也其爲刑可以極乎上矣賞何以見其貴小以其雖牛豎馬洗廐養之職有功必賞是能賞小也其爲賞可以通乎下矣刑能上極則可以使之畏賞能下通則可以使之勸既畏且勸將威行矣此將威之所以行也昔穰苴之斬莊賈是能使刑上極也趙奢之以許歷爲國尉是能賞下通也其在尉繚子亦曰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繼之以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威也亦此意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人必有所感而後有所勉吳子嘗謂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是則上必有以感乎下而後可以使之勉也如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怒而聞鼓聲喜其可無術以激之乎聞金而怒聞鼓而喜者蓋金所以止也鼓所以進也士卒欲進而

惡止。故聞金而怒。怒其止之也。聞鼓而喜。喜其進也。是皆有以感之故能然也。大抵將之統軍。必以身同之。而後可以得其用。太公所謂三將。皆以身同之也。將冬不服裘。非無裘也。思士卒之有號寒者也。夏不操扇。非無扇也。思士卒之有冒暑者也。雨不張蓋。非無蓋也。思士卒之有暴露者也。若是之將。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則何以知人之寒暑。蓋人惟有禮而後知所以待下。所以謂之禮將也。若出隘塞之地。冒犯塗泥。將不憚其艱難。而必先下步。所以示其不自安。而與之同勞苦也。若是者謂之力將。惟以力自用。故知人之勞苦。勞則欲息。飢則欲食。暗則欲明。人情均也。故軍次定。而後將就舍。以人皆得所息也。炊皆熟。而後將就食。以人皆得其食也。軍舉火。而後將舉火。以人皆得其明也。凡此皆所以同其欲。故謂之止欲將。止欲者言不自肆其欲。而能止之以與衆同也。不能自止其欲。則何以知人飢飽之所欲。將惟與之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必有所感而勉。雖罹患難。有所不辭。故樂進惡退。所以喜於聞鼓。而惡於聞金。雖堅城之下。矢石之間。必爭先登之。雖堅陣之前。鋒刃之下。必爭先赴之。非好死樂傷故爭先也。以其心有所感。故思有以報上也。向非爲將者審知士卒寒暑飢飽。明見士卒之勞。則亦何以致其然。昔楚子巡城。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越王投醪。而三軍之士。喜滋味之及已。至於穰苴之同勞苦。吳起之舍不平隴畝。田單之身操板插。不無得於太公三將之說也。其在尉繚子。亦言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裘。險必下步。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亦此意也

陰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粮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天下所恃以爲至信者莫如符節符與節皆可以示信而太公論緩急利害之所用獨以符言者蓋符以合驗尤其至密故也門關用符節蓋以門關之禁爲嚴故其合驗也必以符陰符之說亦取其可以合驗也主與將通而用之其爲制也凡八等其最長者一尺其最短者三寸長短之所以若是者必有以也其勝捷之符則長以其長於算也不利之符則短以其短於算也至於常用之符則中制焉是以大勝之符一尺擒將之符九寸得邑之符八寸却敵之符七寸皆勝捷之符長也敗軍失利皆爲不利故以四寸三寸至於警衆堅守請粮益兵則其所常用故以六寸五寸符之用也欲其速不速而稽留則爲失期亦欲其密不密而泄則爲失機凡此二者皆行符之使不謹其職皆在所誅八符之用主將陰謀之所寓故爲秘聞而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莫善於此又豈敵人所可測哉故雖聖智亦莫之識昔者魏公子無忌欲帥兵救韓魏侯不許乃奪晉鄙兵符而以發其兵符之所用不可不謹如此況陰符之用其可不密乎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有陰符。又有陰書者。符雖可以合驗。然不若陰書之所載。其參用之法爲尤密也。蓋用兵之道。事不可使人窺。功不可使人知。事而可窺。其事窮矣。功而可知。其功微矣。武王於主將合兵之際。欲行無窮之變。則其事必欲人之不可窺。欲圖不測之利。則其功必欲人之不可知也。然其事爲多。非符所能盡。況主將相去遼遠。言語不通。所能盡。必書而後可。爲主者欲通於將。則必以書遺將。將欲通於主。則必以書問主。其爲書皆又合而再離者。言分一幅而爲三部也。惟分一而三。故三發而可以一知。三發而一知者。言人持一分。合三人之所持。參而用之。故三發而一知。三人所操各不相知。情知情懼其知之則因以爲奸也。陰書之用。若此其密。敵雖聖智又安能識之。昔者仲連嘗飛矢遺書以與齊將。使之出降。是亦得陰書之遺意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

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及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衆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恃力以伐人不若得其所以伐之之道則不勞而功舉矣夫用兵之道不爲事先動而輒隨其起兵之資必因敵家之動示其不由己起也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兩陣之間必有變動之機此變所以生於兩陣也既有變動之機則必有制敵之術奇正者制之之術也發於無窮之源言術出於心不可得而窮也昔漢之伐齊伐魏伐趙非漢强起兵也彼不歸漢故漢得以伐之信之伐齊也敗兵一佯龍且既渡而後囊沙可決其伐魏也臨晉既陣魏豹謹守而後木罌可渡其伐趙也旗鼓一弃趙兵悉逐而伏騎乃可得而入若是者皆因其變而用以奇正也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蓋事欲豫定兵欲神妙事至而後語是不能

豫謀也。兵用而必言。是不能密機也。故語之則在於未事之前。事至則不語矣。用兵則必斷於方寸之間。豈復多言耶。昔韓信之告漢王。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粮道。而西會於滎陽。是皆於未事之前而語之也。及事至則不語矣。木罌之渡。豈言夏陽之不守。背水之陣。豈言死地之是置。此用兵之不言也。事既至矣而後議之。則必出於倉卒。故不足聽也。兵之爲用。千變萬化。隨敵制宜。非有一定之形。故其狀不足見也。惟其無定形。所以倏往忽來。獨專而不爲人所制。乃可以盡其權也。況夫兵事貴密。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聞則議之。見則圖之。知則必有以困之。辨則必有以危之。凡此皆言不密其機。而爲人所制也。光弼度思明之恨不得野戰。乃爲野次以取之。仲達料文懿之必堅壁遼水。乃走襄平以邀之。是皆知其謀則必有以制之也。善戰者不待張軍。此以不戰而服人也。必有以服人之心。故雖不張軍而可以收戰勝之功。善除患者理於未生。此言用智當在於未奔況之前。其見機明而慮預者也。故於患之未生而有以除。善勝敵者勝於無形。此言應敵制勝於其易勝之際。必其得算多。而用機密者也。故雖無形而可以勝之。韓信奉尺書以下燕城。此善戰不待張軍也。張良借箸以籌六國之害。此除患於未生也。食其啗秦將而嶢關可入。以勝敵於無形也。故上戰無與戰。此以不戰爲戰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兵善之善者也。此上戰所以無得而與戰也。爭勝於白刃之前。非良將。此言無謀而欲以力爭也。上兵伐謀。其次伐兵。戰以求勝。豈良將哉。趙括出鋭搏戰。所以敗也。設備於已失之後。非上聖。此言失機而後爲備也。焦頭爛額之功。不如

曲突徙薪之謀。失而後脩。豈上聖耶。二憾既往。卻獻子乃使之備。是烏得爲上聖耶。智與衆同非國師。技與衆同非國工。此言謀慮材能必欲出衆也。古有國士。有國手。有國蔀。國士者言名擅於一國也。國手者言藝擅於一國也。國蔀者言器擅於一國。謂之國師。必其智之出於一國。今智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師。謂之國工。必其能之出於一國。今能與衆同。烏得謂之國工。太公此言。蓋謂善制勝者不與衆知也。孫子曰。戰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勝出於人所共知。亦豈足以爲大將哉。事莫大於於必克者。蓋攻不必取。不足以言攻。故以必克爲大。謂之莫大者。以無大於此也。此言用兵欲其決取也。韓信戰必勝。攻必取。得諸此也。用莫大於玄默者。蓋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守出於不言。視出於不見。玄默之所以爲莫大也。此言用兵出於無形也。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得諸此也。動莫神於不意者。蓋出不意。兵家之妙用也。其進也速。故人不及慮。則其動也豈不爲神耶。司馬懿八日而至孟達城下。此以不意爲神也。謀莫善於不識者。蓋陰其謀密其機。豈欲使人之知也。其機既巧。人不可得而知其謀也。豈不爲善耶。司馬懿伐文懿。文懿阻遼。懿弃遼而向襄平。文懿豈知之耶。此以不識爲善也。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蓋將以怠敵。必有以誤敵。先見弱者。非本弱也。示以弱也。彼以吾爲弱則必輕進。所以可勝也。闔伯比請羸師以張隨。孫臏減軍竈以致龐涓。此皆先見以弱也。惟其有以誤而待之。故用力寡而收功多。所以事半而功倍。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此言國之盛衰。天地必有變動。惟聖人乃能知之。故徵其變。孰能知其紀極耶。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者。此言

事必有數循陰陽之道推之則可以從其候而爲之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蓋消息盈虛大數當然聖人視是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所形以春夏而舒以秋冬而慘物因是而有死生氣一舒而物生一慘而物死此因形也兵之進止亦猶是也必見敵之形而後可戰未見形而戰是強戰也雖衆必敗矣善戰者居之不撓此又言將能定其心而不爲敵所惑也惟不爲敵所惑故其見勝負也明見可以勝則起不可以勝則止非明於所見者乎巾幗遺而懿怒陽遂餌而亮不動其所處之定否爲可知也人惟見勝明故其爲事必決是以無恐懼無猶豫恐懼則不敢爲猶豫則不能斷二者皆兵之患惟明於所見者乃能無之用兵之害猶豫爲大此言用兵者不可以無所斷也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此言用兵者不可以有所惑也猶楚國之獸一行一退以其不斷也狐之爲物一步一止此則有所惑也不斷者其爲害大故用兵之害猶豫爲大傳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害可知也若夫疑惑則未甚爲害故爲三軍之災法曰衆疑無定國疑雖無定疑去則可定故特可以爲災而未若不斷者爲大害也傳曰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孰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以狐疑對不斷則猶豫之爲不斷也明矣惟善於應事者則見利而動不至於或失因時而舉不至於自疑失利後時則無以制人而反爲人所制故受其殃昔吳之伐越惟不能取之乃使越王得以圖吳至於吳王自斃非失利後時而反受其殃乎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不猶豫蓋天下唯智者爲能知之惟巧者爲能應之能知之故從之而不釋能應之故一決而不猶豫昔范蠡之相越圖吳可謂智巧殫盡

者矣。自吳王會黃池之後。凡再舉兵以伐之。是能從之也。及姑蘇之役。吳王遣使求赦。范蠡以為不可。及鼓進兵。非能決之乎。惟其能決意而為之。是以其兵之速。如震雷迅電。倏然而至。不及掩耳瞑目。言其兵勢之疾不容禦也。赴之若驚。言其出於臨時。若有所驚駭也。用之若狂。言其勢之無常。不容測知也。當之者破。近之者亡。言其必可以勝之。而人莫之禦也。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言將能守之以心。故嘿然而靜。雖不言所守。而所守自固。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此言將能視之以心。故眇乎有得。雖不見所視。而視自爾徧。昔者曹之拒袁。令解鞍縱馬。勿復白紹兵之至。其勿白者。將守之以不言也。後世稱曹公之用兵。謂其若神。非不言而守。乃所以為神乎。李衛公之伐蕭銑。於其始集。知其無備必敗。是未有所見而能視也。後世稱李靖以為料敵明。非不見而視。乃所以為明乎。神明之道。至為難盡。惟知其道。乃能無敵。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所當之必敗也。茲非天下之將。亦未易至此。此荀子所以曰天下之將通神明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如何。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數。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輿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負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

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粮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兵有本有末。其所以制敵者本也。無以制之。而必欲與之角力。抑亦末耳。武王問太公。以用兵之大要。非欲求其本乎。夫善戰者大抵有妙用。非戰於天之上地之下也。其成與敗。皆由神勢之得失也。神勢者妙用也。古之人或以減竈而勝魏。或以增竈而勝羌。或以下馬解鞍而疑虜。或以開門却洒而退敵。白衣搖櫓而可以囚關羽。瓠火渡淮而可以戮康祚。與夫火牛燧象鐵當灰囊。皆昔人之用以爲神勢者也。得是則可以昌盛。一或失之。是無以制敵也。豈不危亡。兩陣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此所以誘敵也。故可以爲變。法有所謂半進者誘也。縱卒亂行。是乃示之無統而以誘之也。越以刑人三千進退以誘吳。非所以爲變乎。深草蓊翳。此言盛草可以遮蔽。故可以遁逃。法有所

謂衆草多障者疑也。惟可以疑人。故可得而遁逃。宇文憲伐柏爲庵以示齊人。齊人翼日乃知其退。非以遁逃乎。溪谷險阻。此深澗隙陷之地也。不利於車騎。故可以止車禦騎。井陘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此韓信之所以不敢進也。隘塞山林。則其形之險。可以據守。故雖少可以擊衆。此光弼所以傅山陣。而擊思明之數十萬也。坳澤窈冥。此蒹葭翳薈晦冥而不可見之地。故可以匿形而伏。宋武帝至覆舟山言此山下必有伏兵。令劉鍾模之。果得伏兵數萬。此則其地之窈冥必可以伏也。清明無隱者。此言平原曠野之戰。非設伏之所。故清明可見。而無或隱匿。若是則必以勇力而相角。故以戰勇力爲言。三晉之兵。素號驍勇。蓋以三晉之地古號戰場。清明無隱之地也。故其民惟知力戰而以驍勇爲尚。疾如流矢。此言兵之爲勢。必欲其速。天下之至速者莫如流矢。故其疾也有取於流矢。擊如發機。此言兵之制勝。必欲其中。天下之必中者。惟發機爲然。故其擊也有取於發機。流矢發機之用。所以破精微也。精微者言用兵之妙也。彼雖妙於用兵。而吾有以勝之。故精微爲所破。孫子論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者亦此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此無形之兵也。所以誤敵也。有以誤之則敵必墮其術中。故可以破軍擒將。田單令老弱乘城約降。所以設奇誑誘也。燕師安得不爲所破。四分五裂者。分兵以擊之也。可以擊圓破方。言無陣不破也。鄭公子突爲三覆以禦戎。前後衷之盡殪。非可以擊破之乎。驚駭則無鬭心。故因其驚駭而擊之則易。故雖一可以擊十。苻堅之軍。八千之所破。勞倦暮至馬陵。其勞倦可知也。故以全魏之師。反敗於孫臏之萬弩。其易取可知也。奇技

所以越深水渡江河者。此在軍用有所謂飛橋飛江天浮之制。
可以渡溝塹大水。而太公於武王拒險之問。亦言以天潢濟三
軍。此則奇技之作也。强弩長兵。可以及遠。故可以踰水戰。法曰
長兵以禦。又曰弓矢禦。此則强弩長兵之用也。長關遠候者。謹
斥候也。暴疾謬遁者。疾至而急退也。若是則可以謹守。可以致
敵。故降城服邑者以之。充國嘗以遠斥候待羌。韓信嘗以佯北
克齊。此其效也。鼓行譁囂。則鼓噪以奪敵也。其奪之也必有奇
謀。田單令城中鼓噪。老弱擊銅器爲聲。乃所以助火牛之奇謀
也。大風甚雨。則天地晦冥之際。敵人必不能相及。故可以搏前
而擒後。魏太武因風雨以征赫連。太宗因天雨甚以克突厥。此
因風雨以伐人也。僞稱敵使。所以絶糧道。此蓋示之以不疑。而
後可以絶之也。李辛着平冠持問事杖。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

壘。所過呵責。徑入其營。是豈不足以絶其糧道乎。謬號令與敵
同服。此蓋欲以雜之而備其走北也。馮異變服。與赤眉同服。而
終以克之。得之此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蓋師出有
名。事乃可成。故直者爲壯。曲者爲老。戰必以義。則其名之正。其
師之直。宜其衆有所持。而可以勵之以勝敵也。高祖之衆。本不
項敵也。及縞素一舉。而項王無死所矣。此義可以勵人也。尊爵
重祿。以勸用命者。蓋人必有所慕。而後有所勉。爵尊祿重。以是
而誘之。則人必勉於用命矣。嚴刑罰以進罷怠者。蓋人有所畏。
而後有所奮。刑罰既嚴。則彼必畏而思奮矣。湯之誓師。則予其
大賚汝。予則孥戮汝。武之誓師。則以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爲言。皆所以勸用命而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者。惟喜
故予。惟怒故奪。馭下之術。主將之所同。公其情之好惡而用之。

則下必歸所馭矣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文德也武威也以德服人者深然必馴致而後可以威服人者暫可得而立見之惟以馴致故其効遲而徐惟可立見故其効速而疾威德之用得其宜則臣下必歸所馭矣故可以是而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使之咸聽于上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此據得其地則可以堅守兵法言凡兵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寔軍無百疾是則處高敵者可以警其所守也保險阻所以爲固此守得其地故可保之以爲固尉繚子謂守者不失險也是則保險阻者必可以爲固山林茂穢所以默往來此言草木茂盛則可以藏形故可以默往來孫子言林木翳穢爲伏奸之所以默其往來也可知矣深溝高壘則城池之固也粮積多則粮食之足也若是則可以久處故可以持久尉子言攻之不能取者城高池深財穀多積也此則可以持久也明矣不知戰攻之策者不可以語敵夫人必明禦敵之機而後可以待敵不知其機則何以待人乎故不可與語敵宋襄公不從子魚之言此不知戰攻之策也烏足與語敵哉宜其敗於泓也不能分移不可與語奇夫人必明於勢而後可以用其術苟一於合聚而不知分移是當分不分反爲縻軍何奇之有此符堅百萬之師所以一麾而莫止者以其不能分移也何足與語奇宜其敗於淮淝也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蓋人惟明於數而後可以盡權變之道苟一於正而不知以治爲亂則亦何足與言權變之道吳人屬目於越將不仁則三軍不親自此以下言將任之至重而其材之難盡也法曰仁見親不仁則無以感人之心其何以使之親乎將不勇則三軍不銳法曰勇見方不勇則人無所視効故軍不銳將不

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傾法曰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則可以見於未然將而不明則昧於事機所以三軍傾危也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法曰密其機欲密其機不可不極其妙將不能極乎精微之理則何以能密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法曰先戒爲寶能戒則知謹所備將不常戒則三軍必無備故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將能強力則能以身先人而三軍亦各盡其職苟不強力則人必怠矣得無失職乎將之所任若是其重而其材必不可不備也蓋將者人之司命謂之司命者以人之死生係於將也將之用兵而當則民生不當則民死故爲人之司命惟爲司命故三軍之治亂亦與之俱蓋統軍者將也得人則治非人則亂豈不與之俱乎賢與不賢在於將而安危强弱及於軍國將而賢則可以昌其國强其兵苟爲不賢則兵弱國亡矣吳起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李牧守雁門匈奴不敢近邊此得賢將則兵强國昌也趙括用而趙軍坑騎劫用而燕師敗此不賢則兵弱國亡也大抵兵不可以無將將莫先於得人法曰得士者昌又曰輔周則國必强亦此意也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强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

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按周禮大師之職大師執律以聽軍聲大司馬之職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于社是則律音之用古人之所先也晉伐楚師曠以一歌之間而知其勝負之所在觀其言曰吾驟歌南風又歌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是則律管之用必有其效也三軍之勝負律音之聲必可以知之宜武王以是爲問也然律音之用其事爲甚妙其事既妙則以是爲問者其意豈不深乎太公因其問之所及而求其意之所存故以深哉爲辭夫律管十二陽管六陰管六也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陽六律也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中呂夾鐘此陰六律也律管雖十有二其音不過乎五五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屬乎五方而十二管分配四時故不過乎是五者也此正聲也萬代不易言時世雖變而此音常存故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此五行之神也而五音實配焉角音木商音金羽音水徵音火宮音土即是五行則可以知敵何以知之即管聲之應而知之也既知之必有以制之其制之道亦不外是也金木水火土必有相尅之義而吾之制敵則因所以勝之者而用之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此五行之相

勝也而吾之制敵亦以是用之是法之用非後世也上古三皇之世嘗用之矣虛無之情以制剛強言其事無可據故其情虛無即是情而可以制入故敵雖剛強有不能自恃者矣其爲用也非迹可拘故無有文字然大槩本之五行即五行而推之此巧曆之所心計也何文字之有五行之道天地自然此天地之常道不過是五者也自開闢以來是道已明由是自然之道則可以知敵矣若夫盡所以制之之術則必極其變焉六甲之分微妙之神此其變也以五行而分爲六甲乃可以制之其事爲甚妙故謂之微妙之神占軍之勝負者必本諸此其爲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之夜遣輕騎往近敵壘九百步外持管當耳大呼以驚震之必有聲應管其來甚微妙因是聲而推之則可以知而制之矣角聲木聲也角聲應管當以白虎之軍白虎金也金可以尅木也徵音火聲也徵聲應管當以元武之軍元武水也水可以尅火也商音應管商金聲也當以朱雀之軍朱雀火也火可以尅金也羽音應管羽水聲也當以勾陳勾陳土也土可以尅水也五管聲絶而莫之應是爲宮聲宮土者也故靜應宮以青龍青龍木也木可以尅土也此五行之符可以爲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亦可即是而知是固可以制之也然其事微妙若何而知之太公復言其所以爲外候者蓋是音雖微妙而有聲色之符可以爲外候外候爲顯五音爲隱即其顯可以知其隱然是候亦何以知之即夫敵人驚動之際可得而知之角木也故聞桴鼓之音則知其爲角之外候徵火也故見火光則知其爲徵之外候商金也故聞金鐵矛戟之音則爲商羽水也言語之所屬故聞嘯呼之聲則爲羽至於宮居中央靜而不動

故寂寞無音之可聞.是爲宮也.凡此五者.皆聲色之符驗.可以爲外候之證.言即是可以知其音之所應.故云外候.向非神明之將.亦未易推是而制敵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强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强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强.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吳子嘗論有不卜而與之戰.有不占而避之者.是則敵之强弱.勝負之證.不可不知也.然何以知之.夫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此其證也.明將能因是而察之.則可以知其勝負矣.其證候求之於人而可知.曷爲効之在人.自謹候敵人出入.以下皆其候也.秦使者目動而言肆.史駢知其必退.晉師聽而無上.伍參知其

必敗。建德度險而嚮。太宗知其可破。周擊方陣而嚮。光弼知其可擊。若夫鬬士倍我。則韓簡不敢敵秦政成事時。則士會必欲避楚。察敵人之出入進退動靜言語妖祥與士卒之所告。則其强弱勝負可以知矣。三軍悅懌則其氣舒。士卒畏法則其令嚴。敬其將命則其權重。相喜以破敵。則有必戰之心。相陳以勇猛。則有敢戰之心。相賢以威武。則有不伐之心。夫如是則勢不可敵。故知其爲强證。若夫三軍數驚。則人心不足。士卒不齊。則人不從令。相恐以敵强。相語以不利。則人有畏心矣。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則人心不一矣。不畏法令。不重其將。則人無所統矣。若是者非弱而何。至於三軍齊整。陣勢之固。此則人和也。深溝高壘。此則地利也。又有大風甚雨之利。此則天時也。加以三軍無故。而旌旗前指。則有必勝之兆。金鼓之音。清揚宛鳴。則有整治之象。若是者非人力所至。必得神明之助。是爲大勝之證。若夫行陣不固。旌旗繞亂。逆風雨之利。惑士卒之心。氣絶而不屬。此則失天人之助也。戎馬驚奔。兵車折軸。此則兵器失其利也。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則其氣不振也。故知其爲大敗之證。凡此四證。雖可以察敵。而於占氣之法。亦有所不可廢。按太白陰經城壘雲氣占篇。有白氣覆地者不可攻。有黑氣如星者急解圍。黃雲臨城則有大慶。青雲南北出不可攻。攻城過旬不拔。遇雷雨者。其城有輔。疾去勿攻。蓋占氣之法。有可攻有不可攻。必審察而後舉。色如死灰。氣出而西北。出而復入。出而覆我軍。高而無所止。皆所可攻。若出而東南。爲有氣。故不可攻拔。凡攻城圍邑。過旬之久。不雷不雨。是無變也。此必有大輔。宜亟去之。若是者有可不可存乎其間。故知之而後可

以而進止也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耨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鑱鉏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鎒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轉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宋向戌欲弭兵君子以為不可唐蕭俛議銷兵河北終以不復當天下無事之際戰攻之具守禦之備其可廢乎兵不可廢又不可好然則如之何而可有一於此不好不忘而可以寓其事者取之人事足矣古者井田法行兵農一致當其無事而居也則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及其有用而戰也則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率五率為師五師為軍其編之卒伍軍旅者即此閭族黨之民也其在遂也則為鄰里鄙鄙縣遂之民故遂人則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師則登其車輦巡其稼穡遂大夫則稽其功事移其執事此則寓兵於農之法也井田之制太公實營之故以戰攻守禦之具取必於人事耒耜

之用則兵家之行馬蔟黎也馬牛車輿則兵家之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則弋戟之類也簑薛簦笠則甲冑干櫓之類也攻城之具即鑺鍤斧鋸而可知以至雞犬則伺候之意織紝則旌旗之制平壤亦如攻城鑺草亦如戰車騎耨田疇則如戰步刈禾薪則如積粮食宴倉廩則如堅守伍田里則如行約束吏官長其所屬猶將帥也垣里相限其所分猶隊分也輸粟取芻則廩庫之屬城郭溝渠則墾壘之事凡此皆即人事之所用而可以備用兵之具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以其本在是也不必家藏戈戟日習行陣而後可以爲其事也故古者不急於軍旅而惟人事之是修遂六畜闢田野安處所丈夫耕桑婦人蠶織以是而爲兵農之法富強之術殆不是過何必他求哉茲蓋萬乘農戰而天下無敵富強之術宜自是生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七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廣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

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燭。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橫。可以敗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棓維朕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鈹。方首鐵鎚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鈹。敗步騎群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釵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步騎寇瞋來前促戰。白刃交接。張地羅鋪兩鑌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寸。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肖鍉矛千二百具。張鍉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鑽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虎落釵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壍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

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鎛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斨鑺及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鴈爪方胷鐵耙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胷兩枚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双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取用於國。欲其便於用也。成周之際。有車人以爲車。有廬人以爲廬器。蓋以攻守異器。車輪異制。不得不爲之辨也。成周太平之際。猶不忘武備。況周家肇造之初。武王得不以攻守之具爲問乎。科品衆寡必有其法。科品者其所制之度也。衆寡者其所用之數也。器之所制。其長短大小必有度。而其所用則視乎其人而以爲之數。是器也其爲用也大。則以是而爲者。其意亦大也。太公以是而爲大哉之問。蓋以其所資者大。故其所問者大也。其爲具也各有科品。如所謂武衝大扶胥。如所謂絞車衝車電車輕車。此則車之科品也。如所謂强弩。如所謂大黃參連弩。此則弩之科品也。如所謂螳蜋鉤鎩双扶胥。如所謂虎落鉤双扶胥。此則行馬之科品也。科品既明。器用自便。夫如是則可以張兵之威。所以謂之兵之大威也。蓋器惟足於用。則勢亦資以奮。此兵之大威。所以在於器用也。其爲用兵之大數。則以萬人爲率。其爲器用各有其數。器非妄制也。名各有所取。曰震駭者。取

其威之可以震動而驚駭人也曰電擊者以其可以駭之也曰霆擊者以其可以震之也其名各有所取也器非妄用也各有所宜也或可以陷堅陣或可以敗强敵或可以敗步騎或可以要窮寇遮走北皆其所宜也以至於昔人之所已用者則見於黃帝之敗蚩尤溝壍之所可渡者則見於飛橋天潢之制大則有車次則有弩又次則有矛戟楯櫓柯斧微而至於杷鎌杖鎚凡人之所資以爲用者莫不悉具而其所以爲用則因乎其人之數萬人所用强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通而計之通足以充萬人之數然是器也欲其常新則不可不加人工焉欲其全備則必修治之使無或壞欲其精利則必砥礪之使無或弊是必得巧手三百人然後可以善其事舉兵之大數以此爲率故太公指是以爲大數武王既聞其科品之利與其衆寡之數豈不以是爲當故曰允哉允者當也言其所言之當也

三陣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武王曰善哉

陣制不一有八陣有五陣又有三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之制也有五陣之制也而三陣之說又異與天地人是爲三陣天陣果何取耶陰陽向背也地陣果何所取耶土地之利也至於人陣則人與器用耳太公指日月星辰斗杓左右向背以爲天陣此則取之天時也明矣以丘陵水泉前後左右之利爲地陣此則取之地利也明矣車馬文武是爲人陣非人與器用耶在張昭兵法論三陣之說謂凡用兵有三陣善

用兵者備詳三者形勢然後可用兵陰陽時日風雲星氣天陣也山川險易丘陵水泉地陣也將帥士卒器械人陣也此三者將兵之急務觀此則太公之三陣可知矣不惟是也唐人兵書千亦常論是三陣矣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絶我粮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孫子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又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是則危亡之地宜在疾戰武王之所問前後斷粮道絶此則死地不得已之時也宜太公以爲天下之困兵必以暴用之則可以勝不暴而徐則人心恐矣故敗如此之兵必爲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疾擊之使之莫知所以禦之者而後可以橫行武王又謂若已出圍必求所以勝之太公乃使之左右各疾而敵戰無與敵人爭道而中軍則迭前迭後以舒其力而更出夫如是故可以走其將疾戰之法嘗於段紀明得之昔高平之役虜兵甚盛段紀明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狹以强弩副輕騎爲左右翼且激之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衆皆騰赴紀明馳突而擊之其虜衆大潰茲不無得於太公疾戰之法也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

絶我粮食敵人既衆粮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虚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强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陣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敢冒將之士疾擊其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强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

孫子曰圍地則謀又曰圍則禦是則爲敵所圍歸路既斷粮食既絶而敵之粮食甚多險阻又固可不求所以爲必出之道乎必出之道在器與氣耳器械者人之所資以爲用勇鬬者氣之所資以振器械爲寶則器爲可重也勇鬬爲首則勇爲可先也

昔李廣爲右賢王所圍廣乃命士持滿而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此則欲出者必以器械爲寶也吳漢爲謝豐所圍乃厲諸將使人自爲戰以立大功此則欲出者必以勇鬬爲首也其出也必審知敵人空虚之地無人之處因其不備而出之昔高祖爲項王所圍得紀信詐降而高皇乃間走此則乘空虚無人之地也其出將士持玄旗欲夜則無所辨也操器械所以爲援也設衝枚欲其無聲也然必以夜而出慮其知之也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此皆勇鬬之士也使之平壘爲軍開道後則以材士强弩爲伏弱卒車騎則居中以其不便於用也既陣畢乃徐行而出無得驚駭然必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左右以備此則資器械以爲用也敵人若驚而覺之不過使勇士前戰弱卒居後而伏兵則視利而動彼追則疾擊其後又且多其火

鼓蓋夜戰則欲火鼓之多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吾謀既定吾戰
既疾則若從地出若從天下彼安禦我哉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
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
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
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
敵絶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粮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
勇則死已出者令至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
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
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其慮患深者其爲謀必悉武王既慮爲敵所圍以求必出又慮
坑墹大水無舟可渡前則爲敵所限歸則其道已塞斥候嚴險

阻守車騎要其前勇士擊其後其勢亦已危矣必求所以爲之
之道夫絶險者必求越險絶險而不求所以越之是坐而待斃
於敵也其在軍用有飛橋飛江天潢飛橋所以渡溝墹飛
江可以濟大海行軍之際茲用已先具則遇大水廣墹深坑必
以飛江轉關天潢而濟況若是之地敵所不守縱守之其人必
寡故可得而渡昔楚之侵隨除道梁溍蓋得此法也勇力材士
從我所指衝敵絶陣皆致其死蓋惟死戰則可以免也欲人之
致死則必示之以必死故燔輜重焚粮食告之以勇鬬則生不
勇則死是示之以必死戰也昔鎮惡之至渭橋也棄船登岸諸
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去家萬里舫乘衣粮茲已逐流唯
宜死戰可立大功誠有得於此也踵軍則居前而已出者令踵
軍設雲火遠候依草木丘墓險阻以爲援敵人車騎不敢遠追

長驅懼吾之襲其後也而吾則以後至者并力以戰又爲四武衝陣以爲禦敵之備其備既嚴宜三軍皆精銳勇鬬而莫我能止矣此武王之所以稱善

軍略鬬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素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强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用智於未奔沉之前事至而後求所以脫之不已晚乎武王所以每事必問蓋慮其事之或至此也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在地不能免然舟梁未設三軍未濟水草無有得無稽留乎此武王所以問也而太公則以豫備之說告之在法有曰人習陣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慮欲其先設器欲其先備此則極物以豫也教欲素信士卒欲習此則人習陣利也王者之兵必先乎是凡三軍有大事此正用兵之際也莫不習用器械欲其人便於器也其爲器也不一而足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之車皆攻城之具也孫子曰修櫓轒轀則是器也攻城之具也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皆望敵之具也孫子有備器械之說楚子有登巢車

之舉則是器也視城之具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在分險法則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在必出法則以武衝拒前後大櫓備左右此則爲行止之用也明矣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强弩衛其兩旁在敵武之法則選材士强弩伏於左右在戰步之法則以材士强弩備其左右此則爲蔽衛也明矣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在戰步之法或均置蒺藜或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此則設營壘之具也畫則登雲梯遠望所以視城中也立五色旌旗所以變敵人之目也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所以變其耳目也孫子曰畫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太公所言亦孫子意也以至飛橋轉關轆轤鉏鋸天潢飛江浮海絶江此皆渡水之具也其在軍用有飛橋轉關轆轤飛江天浮天潢之制皆其用也三軍用備則緩急有所資故主將無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粮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孫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是則與敵臨境彼此可以往來之地是乃通地也兩陣皆固未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而又慮彼之來此武王所以憂也而太公先告以自治之策後告以攻襲之法分兵三處以三軍各分三處也令前軍深溝增壘無出列旌旗擊鼙鼓以爲守備又令後軍多積粮食不與之敵此自治之策也昔高祖塞成皐之險取敖倉之粟而堅壁滎陽所以爲守備也若夫發銳士以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又攻襲之法也孫子有所謂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亦此意也夫以力角人不若以謀伐人事有所當慮敵不之意則可擊矣戒有所當修敵不之備則可攻矣既擊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敵安得而知之故敵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又慮夫敵或之知而有潛伏要擊之舉太公則告以挑戰以勞之揚塵以示之鼓噪以從之所以撓而惧之也況又出其左右近而襲之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敵不敢來吾可以往敵人內外受敵其敗也必矣

動靜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强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冦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微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

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
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
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
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
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斤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
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
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
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誡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
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
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
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
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
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用兵之道上欲得其時下欲得其利中欲謹其守以天時言之
則寒暑不宜霖雨過節非其時也以地利言之溝壘不固隘塞
不守失其利矣以人事言之斤候懈怠士卒不戒三軍無備上
下惑亂則守備不嚴矣三者俱失而無一得武王安得不以是
而爲憂然用兵之道以戒爲寶吳子之對武侯嘗謂先戒爲寶
而於將之五謹其四亦曰戒蕭銑恃秋潦所以見敗於李靖賀
魯惟恃深雪所以見擒於定方彼惟不戒而怠所以敗也若夫
知所戒則敵不得而乘之故令壘上誰何以號相命皆所以爲
戒也況又加以誡約各致其謹敵人雖至見其不可襲則必還

矣還則力必盡氣必怠故可發銳士隨而擊之所以乘其怠也
然武王又慮夫敵知其計而反踵其伏三軍爲之擾亂太公則
以分兵之說告之吾兵既分則彼心不可得而皆備之故分追
之際不可越其伏地而進擊之際三隊必欲俱至前後兩旁合
而攻之明號審令使不紛亂若是則可以勝之矣昔吳起以擊
强告武侯亦謂分爲五軍五軍交至必有其利誠以多方以制
之故可以勝之

絶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絶我粮道又
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
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
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
敵人不能絶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
澤平易之地吾候望悞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
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
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
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是五十里即其警急
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兵貴爲主不貴爲客爲客之道必先掠於饒野以爲足食之道
今引兵深入與敵相守而粮道乃爲所絶前後乃爲所越戰守
俱有不便武王得不思所以爲之之道此在法有曰不知山林
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知地之
形而得其利則可以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可以知
城邑丘墓地利之所在關梁可以謹守我軍可以堅固彼又安

能絶吾糧道。越吾前後哉。其在尉繚子。集兵敵境。必栖其大城。大邑而絶其道。能使敵人有城無守。有人無人有資無資。是則爲客之道。必貴乎得地利。而後可以戰守也。太公雖以地利爲告。而武王又慮夫候望者失誤。卒與敵遇。兩旁爲敵所襲。前後爲敵所越。不足以戰守。爲之奈何。且前茅慮無。楚人之所以勝。斥候必遠。充國之所以固。遠候不發。何以得敵之情。故太公所謂必先發遠候。審知敵人所在。又慮不得地利。則以武衝車爲壘。所以自衛也。置兩踵軍於後。所以爲應援也。其踵軍相去或百里。或五十里。凡以備有變而前後救援也。環衛既謹。應援既嚴。敵人烏得而犯之。此三軍所以完堅而無毀傷也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絶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絶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愼勿與戰。絶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煙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

武王曰善哉

守法以救而誠以食而久攻城圍邑必先明乎此武王問太公以乘勝入敵境欲攻城圍邑恐爲敵人中外合擊太公遂告以隔內外絶粮道之法其始則遠其車騎警以屯衛所以自固也次則阻其內外使應援不及中人絶糧使轉輸不通既無所恃以爲援又無所資以爲食不敗何待內外絶粮食隔固可以擊之也然事極則智生彼既知其不免則必有謀約夜出窮寇以死戰且又不可不慮也然擊强之道必分軍而用之分爲三軍所以多其備也視地而處所以求其利也又知敵之別軍與其大城別堡置遺缺之道以利之此以利誘之也而已則守禦愈嚴勿令有失如是則敵不知其謀故恐懼而栖保不入山林即歸大邑以求其利而別軍不知謀間走矣然亦在遠車騎以要之謹行陣以守之與之相拒而勿令遺脫中外既隔中人必以先出者爲得道其練卒材士必出繼之而所留守者則獨老弱矣吾於是始可以驅入而據其地然亦不必與戰但絶其粮道久圍而守之使之自降彼既降矣吾因而撫之使之相率而歸無燔其積聚欲人安也家樹者人足其用也無壞其宮室欲人安也家樹者人之所護社叢者鄉民之所愛故勿伐之降者既明其罪則勿殺之其主可誅其主可誅其民無罪故雖得其民勿戮之示以仁義蓋欲以是道而感之也感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爲已私也本之仁義也既有以感之必有以懷之施之以厚德所以懷之也懷之以是則彼必知吾兵之舉非以傷之也乃所以恤之也如此則彼國之民知其罪之所歸在於其主一人者其主也宜其天下咸和服矣湯武之師弔民伐罪之師也非有所

害也湯誓泰誓之作無非示之以仁義也大德之所昭財粟之所散無非施之以厚德也不惟湯武然也高祖入關秋毫無犯則於人必無懷也秦王子嬰既降且以之屬吏況有所殺戮乎其語父老則以除害爲言非示之以仁義乎三章之約田租之減非施之以厚德乎此漢之所以盛也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而處强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陣强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按孫子火攻之法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當以數守之火發而必以兵應之發上風則無攻下風皆其大要也是以陸遜之克先主也則人持一炬劉毅之走亘元也則烟塵漲天因風縱火高頴以是而平陳縱火舉燎皇甫以是而討角知所以用火之時亦足以破其軍也此武王之所以深憂而太公則告之以火應火之法先之以望敵之具察敵而知火起之候則燔吾前後以應之敵人苟至其計必沮而引軍却退矣吾乃按黑地而堅處此乃下風之地也加以强弩材士以爲衛如此則敵不能害吾矣昔李陵之伐匈奴也匈奴於上風縱火以燒陵軍陵亦放火

燒斷葭草。用絶火勢。陵亦得所以應火之術也。惜其所將者少。而勢有所不敵。所以不能自全也。若夫敵燔吾四面。又按黒地而起兵。此則敵人得夫火發而早應之說也。火發而應之以兵。兵靜者不可攻。故太公告武王以衝陣强弩以翼之。欲得其靜而使敵不敢攻。特可以自保耳。何勝負之有

墨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勝矣

太宗嘗曰。諸將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鮮識虛實者。則虛實之理。誠爲難知。宜武王必欲有以知之也。夫欲測敵者。必知三才之理。上而天時。下而地利。中而人事。三者既無不通。則於敵之情斯無不知矣。欲知其變動。則必登高下望而後可以知之。昔者楚子嘗登巢車以望晉軍矣。段韶嘗登邙阪以望周軍矣。登高下望。宜其可以知其變動也。其虛實即其壘而可知。其去來即其人而可知。然何以知之哉。始而聽其鼓鐸。見其無聲音似虛也。而未敢以爲虛也。又觀其壘上多飛鳥。城上無氣氣。然後知其詐爲偶人也。兵法曰。鳥集者虛也。今多飛鳥而不驚。必其虛也。此叔向見城上有烏。而知齊師之遁也。敵人卒然而去。不遠而返。此必統軍元律也。疾於用士卒。故前後無次而行

陣亂。吳子論審將之法。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此爲愚將。雖衆可獲。行陣既亂。前後既不相次。豈不可擊者。如此者其可擊之形已見。宜急擊之。雖少可以勝衆矣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七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八

豹韜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陣。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陣。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孫子論行軍。則有處山之軍。吳子對武侯之問。則有丘陵林谷之說。是則山林之戰。豈無其法耶。宜武王於遇大林分林相拒

之際必求所以守則固戰則勝之道夫守而不固不足爲善守戰而不勝不足爲善戰故守則欲必固戰則欲必勝孫子云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繼之以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是則守則必固戰則必勝也太公遂言林戰之法分軍爲衝陣所以爲衛也偃兵所處所以求利也弓弩爲表所以禦敵也戟楯爲裏所以自翼也斬除草木以廣其道是又欲偃戰所也高置旌旗謹敕三軍所以聚而安之以待敵也然其爲謀必欲其密不可使敵人知吾之情此固所謂林戰也而其爲法則又詳焉太公復申言其法其爲法也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所以爲援也林間木踈以騎爲輔所以防侵突也戰車居前示以必戰也然亦料敵勢之可不凡偃於已則戰不偃於已則止蓋兵法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偃則利也不偃則不利也故見偃則戰不見偃則止林多險阻必慮夫敵有伏兵以襲其前後故必置衝陣以備前後既得其偃乃可以戰戰之既疾敵人雖衆無所用之宜其必走又且偃戰偃息各按其部曲林戰之法無以易此故謂之林戰之紀言此乃林戰之法也蓋兵以地而用用以法而善此林戰之法然也然前言林戰此又言林戰之紀者蓋論兵之所用雖當知其地而論地之所宜則必欲得其法是謂林戰者此以戰地言也是謂林戰之紀者此以戰地之法言也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

絶粮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鋭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収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强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鋭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内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死地以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武王所問敵人長驅侵掠係累人民此正孫子不疾戰則亡之地利也武王

所求以守固戰勝之道而太公則以是爲突兵曰突兵者謂宜疾戰也惟疾戰故不暇於食其牛馬足其粮食必暴擊而前然亦不可以無應援故令我遠邑別軍選鋒擊後所以合攻之也審其期日必會於晦所以不欲使之見也疾戰如是敵雖衆亦無所用之故其將可虜若夫敵人分軍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或止而収牛馬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以致吾三軍恐懼於斯之時亦惟突戰彼既未盡至吾則設備以待之自去城四里爲壘以下皆備也金鼓旌旗皆列而張所以示其衆也別隊爲伏兵所以襲之也壘上多積强弩亦以待之也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所以拒禦也車騎居後所以蔽翼也勇力鋭士隱伏所以藏鋭也及其既至令輕車合戰而佯走所以致之也令城上立旗擊鼓以爲守備彼以我爲守則必薄我城下而不知守是

攻之策.吾之伏兵一發而內外擊之.三軍疾戰而前後攻之.若是則敵衆無所用.敵計無所施.故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而敵衆不足恃矣.田單嘗縱火牛以克燕軍.鄭人嘗爲三覆以敗北戎.是皆突戰之効也

敵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冠.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强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裡.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絶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裡.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强此常說也.況又引兵深入.而敵人以夜攻之.三軍震恐.若是則戰勝守固之道.尤不可不求也.太公以是爲震寇.謂宜有以震動之也.利以出戰.不可以守.蓋守則氣弱.必禽於敵.戰則氣銳.必可勝之.選材士强弩車騎.以爲左右.所以自爲不可勝也.乃疾擊急攻其前後.表裡若是.則必能亂其卒而敗其將.武王又慮夫敵人遮前後斷銳兵.絶材士.內外不相聞.而士卒無志於鬬.將吏無心相守.太公謂王之此問.爲甚明也.蓋以其勢之可見.故其理之易知.所謂之明哉之問也.當此之時.此明號審令.使衆知所從也.出銳士操炬火.將以

爲火攻也。二人同鼓。所以震其聲也。知敵所在。而表裡擊之。微號相知。滅火息鼓。所爲期約也。加以三軍疾戰。宜敵之必敗也。吳漢之在廣樂也。時建衆十萬。而漢乃選四部精兵。與烏桓突騎三千。齊鼓而進。以破茂建。又何慮其敵之强耶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强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强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陣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强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陣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乘勝以勝者易。易敗而勝者難。南原之役。右師少却。高祖失色。此敗兵之舉也。而太宗乃能因是以禽老生。非易敗而勝乎。武王所問敵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三軍震走。太公謂此爲敗兵。易敗而勝。其事爲難。是必善者而後可以成功。故曰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善者以其能戰也。故孫子論勝於易勝之說。亦以善戰者爲言。非善者安能易敗而勝乎。武王未知所以用之之法。而太公用以言之。必欲伏其材士强弩。翼以武車驍騎。去前後三里。使敵逐我。而後發吾車騎以衝之。如此則敵已墮其計中。故彼必擾亂。而吾衆之走者可以自安止矣。太公所言。雖可以衝突而擾亂。而武王又慮夫强弱衆寡之不等。加以敵

兵之整治精銳之不可當太公復以伏兵之說而言大抵不有以藏其形則不足以成其功韓信之克陳餘也以草山之伏馮異之克赤眉也以道側之伏伏兵既密而車騎堅陣以待之敵遇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而車騎銳士因以疾擊宜敵人之衆不足恃而其將必走也此孫臏馬陵之弩所以俱發而勝龐涓也

鳥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栖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陣鳥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其山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也

鳥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粮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粮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

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陣。偃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强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偃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孫子論行軍。有處山之軍。有處澤之軍。蓋以地無常形。兵有異用。而太公論山澤之兵。則本於一法。在山之兵。既取鳥雲以爲兵。而在澤之兵。亦取之矣。古人言鳥合之衆。以其易散也。以鳥名之。非以其散乎。古人論兵之輕者。謂如雲覆之。謂其可以包覆之也。以雲名之。其合可知也。夫兵之道。不過乎散與合而已。

山澤雖有異地。而鳥雲本無異制。用之於山。則山可以勝。用之於澤。則澤可以勝。此無他。用得其法也。其在處山之兵。則欲高而惡下。故高則爲敵所栖。下則爲敵所囚。山有陰陽。有左右。陰陽者山之南北也。左右者山之東西也。處陽備陰。處陰備陽。處左備右。處右備左。欲四方之皆有備也。敵所能陵越者。必備其表。於衢道通谷。則絶以武車。無通其路。置旌旗。勑三軍。以密其機。而使敵不之知。是謂山城。以其在山亦可以固守也。行列已定。士卒已陣。法令已行。奇正已設。此則備之已具也。故於山之表。各置衝陣。便兵所處。以求其利。然其所以疾戰。則無出於鳥雲之兵。故以鳥雲山兵爲兵。至於澤兵。其所處雖異。其所遇雖難。而其爲法亦不出於鳥雲。太公始雖告之以詐敵之法。然敵不可詐。則計必有所用。故始而求途以離其害。終而因敵以趍

其利.欲人之導己.則不可以愛財.故求途之道.以金玉爲主.彼慕吾之財.則必告之以所可由之道矣.欲踐墨而隨敵.則不可以或泄.故必因敵使.而以精微爲寶.既得其情.而後欲密其機也.然武王又慮夫敵人知之.而太公乃反復以鳥雲之兵終之.蓋以用兵之事.無出於此.故指是而以爲用兵之奇.豈非分合爲變.兵之奇道也.此鳥雲所以爲用兵之奇.然太公又恐後世不明其意.故於終篇復明鳥雲之制.而以散合變化明之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强.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士.厚其幣界.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衆寡强弱.勢不相敵.然寡或可以勝衆.弱或可以勝强.茲又不可不求其所以然.三略有曰.以寡勝衆.以弱勝强.則衆與强.或不足恃.安得武王不以是而爲問.夫以少擊衆者.必以伏兵日暮而邀擊之.乃可以勝之也.昔者龐消以全魏之師.而敗於孫臏之萬弩.此以寡勝衆也.然非馬陵道隘龐消暮至.則孫臏之謀.亦無所施.若夫以弱擊强者.則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資其力以勝之也.昔者楚子伐鄭.而楚師夜遁.是豈鄭强而楚弱耶.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也.春秋書荊伐鄭.繼之以公會齊

人宋人救鄭子此以弱勝强者必藉人之力也武王於此又慮夫無可伏之地無可要之處無可必之時與夫無助與之國則將何以哉太公遂以誑誘之說交際之禮而以明之誑誘之說行則彼之將必爲所惑其道雖不遠而吾能迂而曲之使遠其途既遠則其行必遲故會當日暮因其未盡渡未及舍之時而以擊之則可以亂其衆而走其將交際之禮則大得所事而大國必與之隣有所親而隣國必助之此皆畀辭厚幣之所致也若然則雖寡可以勝衆雖弱可以勝强矣又何患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

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衡爲前後列其强弩令行陣皆固衢道各口以武衡絶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衡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武王曰善哉

昔晉楚泜水之役陽處父與子尚分泜水而守陽處父退舍而子尚亦退舍此則分險而守各求所以爲便利而不敢輕動也分險拒其難如此如欲守則固戰則勝可不求其所以爲之術然大抵分險戰守之法處山則嚴爲之備水則必思所濟既濟則欲求其得利則必謹所守處左備右處右備左則其爲備也嚴雖無舟楫則以天潢而濟則可以濟不通矣既濟而廣道以

便戰所.是又求其利也.置武衝列强弩.塞衢谷立旌旗.是又欲謹其守也.惟以武衝爲衛.所以謂之車城.武衝車也.言雖無城守.而有車可以爲救翼.是亦城守也.故謂之車城.若夫拒險而戰.則前以車救以櫓.而翼以材士强弩.每三千人爲一屯.禦以衝陣.便其所處.三軍各以次攻.左則左.右則右.中則中.並攻而前.迭戰迭息.已戰者則歸.其所未戰者則更而進.如此則乃可以勝矣.武王聞其計之善.故善之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十八

大韜

分合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陣.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按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分不分爲際軍.聚不聚爲孤旅.分合之變.兵之大要也.故孫子云.分合爲變.而太宗與衛公答問.亦以分聚通宜爲言.是則分合之變.不可不明.大抵用兵之道.其始也分.其終也合.其分之

者所以據其要地其合之者所以并力以戰武王以三軍分爲數處此則其始之分也期會合戰此則其終之合也然人稠兵衆不可得而一故必有約誓賞罰行焉此武王之所以併問之也而太公乃先言分合之變而後言將之所以合戰夫爲將者必知戰地戰日而後可以千里爲會知戰地與日既定矣乃移檄書與之會以攻城圍邑之期使之畢集其所既告之以時日矣大將乃設營而立表轅門以爲之期清道禁行以止往來彼諸將必有使至先至則賞後至則斬如是則軍必以時而至故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可以併力合戰昔高祖垓下之役始與信布期而不至高祖深以爲憂及信布等發兵俱至而後高祖之業定矣此乃會期并力之効也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也故雖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必欲見可而擊然不知敵之可擊則亦未保其必成功也是以武王謂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必欲見可而擊

夫敵有可擊之道必有可見之形凡十四變皆敵人所可擊之形也審察是變而後擊之則敵必敗矣所謂十四變者自敵人新至以至心怖凡十四形新集可擊此則因其始至而擊之也

陳慶之克魏也嘗以未集而勝之矣人馬未食可擊則因其未修備而擊之也光弼之伺其方飯以擊賊是也天時不順則違天時者也故可擊吳方得歲符堅欲伐之所以敗也地形未得此則失地利者也故可擊竇泰依山未列周文帝所以克之也奔走則師無統者也故可擊北戎遇覆而奔所以爲鄭所敗也不戒則無備者也故可擊李靖之討蕭銑以其無備也疲勞則倦故可擊周訪擊杜曾以其彼勞我逸也將離士卒則所守不固故可擊劉裕去關令其子守所以狼狽而歸涉長路則人困故可擊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所以爲周文帝所克濟水則可邀而擊之此韓信所以克龍且也不暇則人煩故可擊此賀若弼之平陳所以欲彼出我入以煩之阻難狹路則阨塞之地也故可擊馬陵道隘孫臏所以克龐涓亂行則無統故可擊亂次以濟楚人所以敗於羅心怖則多疑故可擊見八公山草木皆人形秦師所以敗於晉凡此皆其所可見者也故皆可以擊之其在吳子武侯問敵有必可擊之道而吳起對之以審虛實而趍其危自敵人遠來新至至於心怖凡十三事而杜佑論敵之可擊亦有十五形大抵必本諸此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冐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敢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

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霍去病所以每戰皆克者以其所將常選也余公理所以不能成功者以其所驅市人也惟練而用之則所戰無不克矣此武王所以問也夫含生之類皆有所欲人固有以材而欲見用者亦有以志而欲見用者吾因其材而用之則天下之材無或遺因其志而用之則天下之志有所伸曰胥靡之士曰陷陣之士曰勇銳之士曰勇力之士曰冠兵之士曰待命之士凡此者皆其材爲可用也吾則各使聚爲一卒以盡其材曰死鬬之士死憤之士必死之士曰勵鈍之士倖用之士此則皆其志欲求用也吾則各使之聚爲一卒以伸其志有材者以材擢有志者以志奮練士之法無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察之既審則人皆可用之人矣其在吳子亦有所謂練銳之說謂强國之君必料其民自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以至於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凡五者皆軍之練銳其與太公所言殆表裏矣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

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士不素教不可用也法言之矣士卒熟練法又言之矣是則不教民戰豈不謂之殃民耶教戰之法必有所寓此武王之所以問也凡統軍而教之不過金鼓之節申令之明習變之熟而已鼓以進之金以止之一進一退各有其節此士衆之所以整齊也三令而五申之既明軍法乃可以行故必先明告吏士申以三令操兵起居各有所偃旌旗指麾各有所用其爲變法欲使之皆習所以必在所教也其爲法也由寡以至衆必由寡以至衆者欲其力不勞而教易成也寡莫寡於一人衆莫衆於百萬自一人教成之後合之十人十合成百百合之千千合之萬萬合之三軍而大戰合之百萬皆由寡以及衆也惟合之有序教之有素此所以能成其大兵而立威於天下也安得武王不稱善其吳子教戰之法自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至於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皆由寡以及衆也其在尉繚子教戰之法自百人教戰合之千人至於萬人教成合之三軍亦由寡以至衆也教戰之法無出諸此所以二子之言與太公言皆一律也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粮道擊偃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陣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

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司馬法有五兵五當之制。是則兵之敵戰。皆有所當也。況車步騎乎。晁錯嘗論得地形之說。謂土山丘阜。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平原曠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是三者通相與戰。必有所當。均而用之。得無術乎。此武王以車步騎三者所當之數而爲問也。且車與騎。其爲制不一。故其用亦異。車也者所以捍蔽也。故爲軍之羽翼。太公分險之法。以武衝爲前。絕道之戰。以武衝爲壘。是則車爲軍之羽翼也明矣。惟爲羽翼。故敵陣雖堅。車可以陷之。敵兵雖強。車可以要之。敵兵走北。可以遮之。皆以其可以蔽也。騎也者所以馳騁也。故爲軍之伺候。曹公兵法有遊騎戰騎。衛公兵法有跳盪騎兵。是則騎爲軍之伺候也明矣。惟爲伺候。故敵之軍敗。則可以踵繼之。粮道可以絕斷之。便寇可以攻擊之。皆以其可以伺候也。車步騎三者。欲其相當。則必敵戰而後可。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以其不得所用也。若夫三軍之衆。成列而相當。此則敵戰之際。故其所當之數。可得而言。然亦以其地之險易而辨之。易地則宜於車騎。故所當者衆。險地則不宜於車騎。故所當者寡。若於易地則一車可以當步卒八十人。一騎可以當八人。若以車而與騎當。則一車又可以當十騎。至於險地則其所當之數。不及於易地。故一車特可以當步卒四十人。一騎可以當四人。以車與騎戰。一車亦只可以當六騎矣。是皆因地形而異其數也。車騎之用。若

是其大故爲軍之武兵武兵者言其猛疾也是以十乘之車可以敗千人百乘之車可以敗萬人十騎可以走百人百騎可以走千人此其大數也至於太宗問曹公戰騎之說衛公則以爲八車當車徒二十四人太宗問車步騎之法衛公則以爲一馬當三人何其數之不同耶衛公所言蓋吳曹公法也此之所言太公之法也法異故用異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王曰善哉

所以統軍者必有人所以列兵者必有陣古之教戰之法伍有長率有長旅有帥師有帥皆所以統之也曰鵝鶴曰魚麗曰荊尸皆所以列之也吏數者此所統之人也陣法者此所列之陣也以軍之吏數言之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帥百車一將皆以統之也其法始於五以五者數之所起也終於百以百者數之所成也由是而推或千或萬皆自此始也其在衛公所論之軍制則曰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帥率長一人此則長帥之職也至於凡軍千乘將吏二人其數與此異者衛公所言漢魏制也所以不同其爲陣法則以地形之險易而別之易

地則廣.故以五車爲列.相去左右隊間.或四十步.或六十步.以其地之廣而可以馳騁也.至於險地則狹.故車必循道.聚以十車.屯以二十車.左右則六步.隊間則二十六步.其相去雖若是其近.亦以長而帥五車.縱橫之間.以里爲率.各返故道.所以防失軼也.嘗觀鄭人魚麗之法.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則知太公所言陣法爲可驗矣.至於騎之吏數.亦以五以十以百而分.必二百而一將者.以其易統於車也.觀北城之戰.光弼與論惟正以鐵騎二百.與郝廷玉以三百.二百一將.太公法也.而三百亦一將者.此以才而用之也.霍去病所將四十萬騎.是又大將也.其爲陣法.亦以陣之險易.野則便於馳逐.故以五騎爲前.其相去左右隊間之地.其廣或二十步或四步或五十步.以其地易.故所占之地廣.若夫險地則狹矣.故前後左右隊間之地.比之易地.各減其半.或十步.或二十五步.一屯則三十騎.一輩則六十騎.而十騎又統以一吏.縱橫相去.以百步爲率.周旋相共間.而各復於故處.所以防散失也.太公之所言.既若是其詳.武王安得不稱善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

旋進退越溝瀆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强敵亂大衆者名曰武
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人各有能故選之各有法能於車者是爲武車士能於騎者是
爲武騎士二者其能不同也選士之法亦因以異所謂車士者
必其能逐奔馬束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者而後
可所謂騎士者必其能壯健捷疾超絶倫等馳騎彀射越溝瀆
登丘陵越險阻絶大澤馳强敵亂大衆者而後可周人戎車三
百兩虎賁三百人此則選車士之得其人也霍去病以四十萬
騎出塞其所以將常選此則選騎士之得其人也車騎之士必
以年四十以下者以其血氣方剛之時爲可用也必以長七尺
五寸以上者蓋人長八尺故有取於七尺五寸以上者焉是二
者其才既異乎人則其待之也亦不可輕故皆不可不厚也言
待之必欲其厚也其在吳子有所謂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
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此之類選而別之愛
而貴之是亦太公不可不厚之說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
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
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陰
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墨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
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
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
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

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兵惟有異制故亦有異宜步也車也騎也三者之制異也步則利於馳逐故貴知變動車以陽燥而起以陰濕而停故貴知地形騎所以爲軍之伺候故貴知奇徑別道其所宜不同也三者雖不同而同於爲兵故三軍同名名雖同而用則異是又不可以其同而不別其宜此三軍之所以同名而異用也太宗嘗問

衛公以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則質之魚麗之陣明以伐狄之事謂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是知車步騎有殊異亦有所同也且以車言所用之地也有以勝亦有以敗故死地有十勝地有八大抵地不能皆利而害者尤甚自往而無以還之死地至於前不能進後不能解之陷地凡十有者皆害也地不能無害將貴於避害拙將則不知於避故見擒而明將則知之故能避其在孫子嘗論絕澗天井天羅天牢天陷天隙之地謂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是亦欲人之知所避也若夫八勝之地則必因敵之勢而陷之自敵之前後行陣未定至於遠行暮至三軍恐懼皆勢之可因也由是而陷之宜無不勝矣勝敗之地若是其明將能知之則敵雖周圍千乘萬騎前驅旁馳吾何畏彼哉以吾知

所去取也故雖萬戰必勝此鄭伯之所以克北戎馬隆之所以
克梁州若夫房琯陳濤之戰用古車法而反以致敗是豈善用
車者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
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陌其前騎擊其左右敵
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
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而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
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猾其左右翼而擊之
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
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其粮路敵
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陌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
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
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群多
設旌旗雜以强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
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陌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
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
我兩旁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
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
弱可以擊我强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没地也大澗深谷翳蔵
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
水之間敵居表裡此騎之難地也敵人絶我粮道往而無以返此
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
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騎有十勝九敗其所以去敗而從勝者則在夫將之能矣古之用騎以勝者在漢則韓信灌嬰霍去病衛青李廣之徒在唐則李靖尉遲敬德李光弼薛仁貴之徒皆騎將也使數君子不知夫騎之勝負之地則亦何以能成功耶騎不得成列則韓信未敢下井陘敵勢有可取則光弼因以用論郝騎有可用宜無不勝如不可用得無避乎自下敵人行列未定以下皆其取也故勝惟其可以勝所以能走敵克敵所存止於八者意其傳者之失之也亦不曾害其爲勝也若夫九敗之地則敵之所不利之地故明將必遠避之而闇將不能避所以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夏發夏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强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强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武王曰善哉

太公曰兵之法謂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則車騎之勢盛而步兵之勢微也然北戎侵鄭鄭伯謂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是則步兵亦可用也而所以用之則貴乎得地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必依乎是者欲恃是以爲固也

太宗論此乃以天隙之地丘墓故城爲疑曾不知九地之變屈伸之利孫子所言也宜衛公以謂我得爲之利豈宜反去之是則步兵必欲依險也況又前之以長兵强弩繼之以短兵弱弩長兵强弩所及者遠故前之短兵弱弩所及者近故後之又且更發更止可以迭戰而久敵車騎雖衆而至必堅陣疾戰以禦之而以材士强弩備之若是則何爲不勝武王又慮天無險阻可恃而軍士恐怖則何以哉若此之地宜以拒禦爲尚爲蒺藜置牛馬隊伍作四武衝陣堀地爲壍壍地爲壘操行馬以闌止之使材士强弩以備之凡此者皆拒禦也李衛公嘗答太宗蒺藜行馬之問謂守禦之具非攻戰之施而太公於此乃以爲戰具者蓋惟有以拒之而後可以勝之然太公豈專以是爲勝哉必繼之以三軍疾戰而後可以解若太公者可謂籌之審而計之善矣

武王安得不稱善